

浔阳江头那一夜

林那北

马蹄敲击着地面，不太急。如果没有鞭子，无论老马还是新马，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它会依据当天吞下去的粮草多少，是否合胃口来决定步子的缓疾。入秋了，暮色当头，晚风在马车卷帘外拂过，那是一种湿润的、夹带着很多水汽的风，与车内男人之早已习惯的长安城完全不同。

虽小时候曾在苏浙皖辗转寄居过，但从二十八岁进京应试起，这十几年，他都是在早得又干又燥的天穹下晨起暮眠，雨比节日还少，周围祈求甘霖的仪式连绵铺开，百姓的祷告声地动山摇，上苍却总是不肯听进耳里。可是去年秋天他突然南下，突然卷起行囊一步步离开自己熟悉的皇城，踱过黄河，涉着长江，来到此，竟一下子满眼是水了——北面是长江，南面是鄱阳湖，江与湖以及纵横的支流此一条彼一条划开大地，波光鳞鳞，涛声起伏。一切都与地名多么契合，江州，原来就是一个到处水光潋滟的地方啊，山川日月都倒影其中，顿时多出一个人间，上下相互映衬。二十八岁他就中进士了，任过校书郎、县尉、集贤校理、翰林学士、左拾遗、京兆尹都参军、太子左赞善大夫，要说见过的世面也不算少，但四处流动哗哗有声的水还是一下子就把他打动。有水就有船，有船就有南来北往的人与货，就有两岸生命连绵不绝的涌动。

现在他就是去水边，去西门外一个叫湓浦口的地方，送一位即将远行的友人。

这是唐元和十一年，公元816年，大唐离李渊在晋阳起兵后一统中原称帝，已经过去近两百年。天下还是李家的，只是在经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后，朝野已经不可遏制地由盛转衰几十年了。一年多以前，他还在官中，围绕太子悠哉当起左赞善大夫。此时藩镇割据，战事四起，朝廷平藩讨叛让地方势力不满，便派刺客入京城当街杀了宰相武元衡——是可忍孰不可忍？依唐制，东宫官员固然不得参谏朝政，他还是奋笔疾书，要求缉拿凶手，雪耻立威。宰相不是他杀的，他也远远无法威胁别人坐上这个位子，可是他却“越职言事”了，被扣上一个“伤名教”的罪名赶出宫门，赶往千里迢迢的江州。如同他在宫里无足轻重一样，他的离去也同样无伤大局。江州，离京城如此遥远的东南小城，之前他从未抵达过，却突然去那里当一个仍然可有可无的司马。

真是无妄之灾。之前他诗名鼎盛，也自觉才情弥天，便话锋犀利，针对时弊常出言不逊，其实不过是“济天下”的一腔热血，也以为是忠谏护君，不料却早已让朝中很多人暗生不爽，于是揪住不放，无非借一把刀砍过来而已。眨，这个词杀伤力太大了，把他内心捅得千疮百孔倒不在话下，关键是外界投来的冷漠与鄙夷的目光，凉凉的季节更让他万箭穿心。四十四岁，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纪，他却已两鬓白发。读过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人都知道他姓白，名居易，这个名字来源于《礼记·中庸》中的词句：“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”祖父替他取此名，大约只是希望他一生都处于平易而无危险的境地，放平常心，素位而行以等待天命。另外他字“乐天”，就是乐天知命的意思。他做到了吗？显然没有，否则宰相被杀这么大的事，哪轮得上他说什么呢？他憋不住说了，结果就给自己惹下这么大的祸。

但委曲求全地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人生在世，说该说的话，做应做的事，才不枉痛快走一遭。此处不留爷，爷去千里外。他立即孤身离京，接着与家人汇合再向南。“树木凋疏山雨后，人家低湿水烟中”，这是他初到江州时写下的。放平心态，这里其实也不失为一块宝地，除了水之外，山也抬头可见，满山四季都绿出层层叠叠的厚实油光。这座别名又叫“浔阳”的小城，其实也不失为一块让智者和仁者皆能乐享的宝地啊。

何况还有酒有诗有朋友，更有那么多令他一赞三叹的美景。

且不论江上的帆、湖上的鸟，单单城东侧三十二里，那座俊朗秀丽伫立的庐山，就百看不厌。穿行其间，烦恼荡尽，诗意万千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；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——仅仅觉得这妙不可言的短短二十八字，他也可以快慰自己了。京城无限远，那就在这

此独善其身吧。“从此万缘都摆落，欲携妻子买山居”，在香炉峰北面、遭受寺南边，他很快给自己建起一座草堂，以便呼朋唤友大醉几场。甚好甚好，十五年前他初入仕途时，在秦岭下、渭水边的整屋当着小小的县尉，不也正是在山中与朋友纵酒欢歌之后，才诗意喷涌，挥毫写下那首八方争颂的长诗《长恨歌》吗？

他最好的朋友是远在巴蜀的元稹，就是那个用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诗句悼念妻子、用传奇故事《莺莺传》描述风流才子张生对莺莺姑娘始乱终弃悲剧的元稹。作为同科进士，他们性情相似，才情相当，竟也同因不畏强权、恃才放旷而前后脚遭遇贬斥——他到江州做司马，元稹则到西南的通州，最初做的也是司马。相见难，相思苦，只能互寄诗慰籍，唱和不断，其数量和质量都蔚为壮观。世象污浊，前程黯淡，生命间的情谊此时如此珍贵，它是一簇光，温暖并照亮了彼此。

所以 he 连夜赶到长江边。即使要离去的不是元稹，他仍然不舍，心有戚戚。

突然想起两个人：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和曾任江州刺史、前些年已在苏州去世的韦应物。都是旷世奇才，诗情蓬勃。“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？”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……还有李白，是的，李太白！李前辈多么偏爱庐山啊，甚至不吝把香炉峰瀑布，夸张成“疑似银河落九天”，那么每次上山，经过江州时，想必都会歇息几天，在城里吃上几顿胖鱼头、石鸡、酒糟鱼之类的美食吧？恨未相识在逝去的旧时光中，如果他们仍活着，仍长衣宽衫行走在江州，一起在水山间饮酒把欢，诗来歌去，该多么宽慰被冷落于江湖中的惶恐与疼痛啊。

天已完全暗透，江面零星的渔火萤火般孱弱地跳动。青衫太薄了，风过，他紧了紧身衣。冷，犹如直面自己身世和当下朝政时的凉意。友人船正待发，他急步前迎，一怀愁绪还须靠酒打发，便相对而坐，把盏话别。

接下去发生的，都写在《琵琶行》里了。霓裳羽衣曲。从长安城流落到此的旧女伶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弦音……丝乐如梦，身世飘零，沦落天涯，他涕泪横飞，辛酸往事如一场突如其来飘泼大雨，无边无际地当头淋下，令他无法自已。之后他又去北门外的浔阳楼，看到的是“……大江寒见底，匡山青倚天。深夜湓浦月，平旦炉峰烟……”万千感慨涌起，于是提笔挥就这首《题浔阳楼》。

2022年9月我登上浔阳楼时，离白居易送客的那个秋夜已经过去了一千两百零六年。这座城如今被称为九江，江州已经是一个被时光带走的旧地名，它位于江西省北部，赣江水、鄱水、余水、修水、淦水、盱水、蜀水、南水、彭水共九条江河汇集于此，流经境内的长江又与鄱阳湖及赣、鄂、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，水流纵横交错，浩淼壮阔。如同白居易初踏上岸时的愕然一样，我也惊诧于它如此汪洋盛大的水系，全中国难有与之匹敌的另一座城吧？而且是长江、京九铁路交叉点，又是长江中游区域中心城市，是江西省举足轻重的北大门，市区疏朗而宏大，空气干净得似乎都带着几分甜味。

是个阴天，江水依旧执着东流。一场大旱之下，江面瘦了许多，但众多货运巨轮仍匆忙来去，几只鹭无拘无束地

上下翻飞或泊在岸边草丛中觅食，远处有塔有桥有一个个从树缝里钻出来的红墙乌瓦与飞檐，很恍惚，时空在忽远忽近间跳动。迎着风，倚着栏杆眺望一阵，又与友人临窗坐下，缓缓喝上几杯庐山云雾茶。今夕何夕？犹抱琵琶化着面脂妆的脸不时一闪而过，大弦小弦嘈嘈切切声一直似隐似现。吹过白居易的也是类似的风吧？那晚饮过酒后他可否也泡一壶自家草堂前种的新茶缓缓品上几口？

现在的浔阳楼是1987年动工重修，两年后落成的。楼上挂着的牌匾是赵朴初所题——在《水浒传》里，匾却是苏东坡所题。发配在此的宋江郁郁寡欢中进楼喝酒，借着几分醉意在白墙上题写了一首《西江月》和一首“反诗”，悲叹自己心气高远，命运却不济，所以“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”因此惹下大祸，差点被杀。曾领头智取生辰纲的晁盖于是带着一群兄弟来江州劫法场，从刀下把宋江救出，上了梁山。

施耐庵写的不是历史，这位仅在明初当过三年小吏就弃官隐乡的江苏人，可能一辈子双脚都未必踏上过江州，为



听焦图（国画）薛彦

事故·故事

苏北

的讲解，身子尽量往前倾，可是仅仅上身前倾，屁股还在后面，“车”虽然往前动了，可并没有滑行起来。我左试右试，反复作身体的微调，可是车并不自由滑动起来，而是在那“咯吱咯吱”轻轻地移动。我又站直身体，故意放松身体的肌肉，想让它轻松地滑动起来，可是此目的还是不能达成。

我正在那琢磨来琢磨去，这时孩子的爷爷来了。爷爷喊他回家。当爷爷一眼看到我在玩那车时，爷爷对孩子催促更急了，似乎有责怪孩子之意。这个爷爷我是有点熟悉的，平时在院子里碰到都会点点头，不过也只是点头而已。爷爷催促孩子，我心里，可能还有一层意思，是暗中责怪孩子，不该把这个给我玩，只是当我面不好点明罢了。爷爷应该是知道这个东西的危险的，于是又催促孩子：“回去回去，赶

什么却把小说主人公如此重要的命运转折点安排在这里？是因为他迷白居易和数次到此游览过的苏东坡？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，《琵琶行》的首句，就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一并俱全，朝朝代代无数人张口一吟，就宛若置身唐元和十一年那个夜晚的浔阳江畔，被秋月所照，见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，听到天籁般的琵琶琴声。

年轻时我背诵过《琵琶行》，在岁月的磨损下，许多句子都已模糊残缺了。那时曾怀疑只是为赋新诗，江州司马才强说愁，泪无论如何都不至于那么滂沱而下湿了青衫。从九江市回来后，我买了两本《白居易传》来读，并将《琵琶行》重新背下来，竟在某个瞬间也蓦然为之伤感了。

当初被迫离开长安，白居易内心一定沮丧、怨恨、恐惧相织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他想必舍不下天子脚下的富丽繁华。一去千里，命运急转直下，竟也给了他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馈赠。江水，秋月，歌女，曲乐，一场突如其来邂逅，刹时把他磅礴才华撞击出夺目的火花。一首不朽的千古绝唱，于是在那个梦一般的南方夜晚徐徐铺陈，应和着天上的星辰，在人间永远闪亮。

四明山的茅镬我是来过多次的，跟朋友，跟孩子。去茅镬必去李家坑，去杖锡，因为离得近。镬字难写，镬灶的镬，每次我都要跟人解释。至于为什么要取村名茅镬，我不得而知。

第一次，是从溪口过来的。经杖锡，路遇“四明山心”几个汉隶大字，直觉告诉我，这是后代人的隶书，“明”字那么长，而“四”和“山”字作古体，回家读《四明山志》，黄宗羲说它“乃汉隶也”。登杖锡小四窗，“再来石”摩崖之下有款字“开庆己未夏题”，这些应该是同时期的摩崖石刻。小四窗尚有“中峰”“佛河”“心经”等题刻，都有浓浓的佛教意味，我猜它们应该都是杖锡寺的僧人所为，时间就在宋理宗开庆那一年——1259年。小四窗下便是百步阶，开始处有瀑，瀑上有“三峡”“醉泉”“潺湲洞”等题刻，按黄宗羲的记录，此处应该还有“过云”两字，我却遍寻不得。经百步阶可达大俞村，为四窗岩所在。蒋介石下野去台前，曾跟家人有一次四窗岩之游，回程走的就是这条近道，写在他的日记里。说他年轻时，被土人误导，到了一个假的四窗岩。这次在四窗岩，他留下了一张神情泰然的照片。

曾经跟雪窦寺一样辉煌的杖锡寺，已经不存在了，只留下“杖锡”这个地名，和杖锡卫生院里面的一口井。至于这个寺庙的毁灭，黄宗羲有一篇《四明山寨》，留下了详细记录：“丙戌六月……以五百人入四明，屯于杖锡。某意结寨自守，徐为航海之计，因戒二帅联络山民，方可从事。二帅违某节制，取粮近地。二十日，某令二帅守寨，出行旁舍。山民相约数千，乘二帅不备，夜半焚杖锡寺。土卒睡中逃出，尽为击死，二帅被焚。”我想即便是反清复明这样的正义之事，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，也是难以为继的。我读下乡知青回忆录，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四明山民都还很穷，穷到没有裤子穿。我奶奶的娘家在四明山的深坑，就是因为穷，才嫁到了我们家。可想而知在明末清初，山民可能饭都吃不饱的。你要夺他口粮，就是自取灭亡。

过杖锡，盘山而下，就是李家坑，坑就是谷底，有大溪流经，蒋介石日记记作北溪，溪水从四窗岩大俞村而来，经杜岙、大皎，下到鄞江镇，鄞江有着名的唐代水利设施它山堰。李家坑村口有桥，桥是四明山中那种常见的廊桥，廊桥中村（村名中村，因到宁波、余姚、上虞三地距离相近）有，最奇的还是李家塔那座，就用四五块天然石柱立起，出行旁舍。山民相约数千，乘二帅不备，夜半焚杖锡寺。土卒睡中逃出，尽为击死，二帅被焚。”我想即便是反清复明这样的正义之事，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，也是难以为继的。我读下乡知青回忆录，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四明山民都还很穷，穷到没有裤子穿。我奶奶的娘家在四明山的深坑，就是因为穷，才嫁到了我们家。可想而知在明末清初，山民可能饭都吃不饱的。你要夺他口粮，就是自取灭亡。

从李家坑往里走，可去大俞上四窗岩。往外走是鄞江镇方向，到一岔口，一边去柿林村，也是古村，现为丹山赤水景区，上有一道观，为第九洞天。一边是茅镬，村口便是参天的大树，数十棵长在一起，有金钱松、银杏树、枫树等，大多有四五百年的树龄。很多山村，有一两棵这样的古树不稀奇，但数十棵这样的古树，长在村前村后，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很有古意的氛围。金钱松笔直笔直，两棵三棵长在一起，数百年长在一起，村民换了一代又一代，但它们还是立在原地。茅镬的先民，曾立有规矩：这些村里村外的古树，谁也不许砍伐，于是它们便逃过了化为木材、化为薪炭的厄运。即便村民近年因为地质灾害，被迁走了，但这些古树，还是立在原地。它们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。

我不记得是第几次来茅镬了。这次更是离奇，从鹿亭经白鹿、岩字下

四明山的茅镬我是来过多次的，跟朋友，跟孩子。去茅镬必去李家坑，去杖锡，因为离得近。镬字难写，镬灶的镬，每次我都要跟人解释。至于为什么要取村名茅镬，我不得而知。

陈成益

四明茅镬

（或许也有题刻），到茅镬岔口，因修路，封道了。里面明明有车开出来，眼看守路口的人好说歹说，就是不放行。我们都打算走这最后两公里了，走了一会，看看路程，大太阳底下走这么远，也不是个办法。于是往回走，看着有一辆车被放行进来，心想着可以搭便车，可是又被两位女士捷足先登了。到路口，正好有一辆工程车带着几个干活的人要进去，跟司机师傅商量，是不是可以带我们一程，他也爽气，于是我们就爬到了工程车上，站着，吹着山风，一路颠簸转过一个山口，就到了茅镬。时间正是十二点，肚子也饿，村口大树底下有一个摊子，正在摆开来，有香干、土豆、茶叶蛋，当然还有吊红（山民叫柿子为吊红，我以为比之火晶，更为传神），我们就坐在树底下填饱了肚子。

村里转悠一圈，这是一个没有房子的古村，只有一块块平地。要知道，在大山里面，随便一块平地都是宝贝，我们依稀可以看出这曾是一户户的人家。在村里的一个高岗上，立着“四明茅镬”几个大字，要我写一程，他也爽气，于是我们就爬到了工程车上，站着，吹着山风，一路颠簸转过一个山口，就到了茅镬。时间正是十二点，肚子也饿，村口大树底下有一个摊子，正在摆开来，有香干、土豆、茶叶蛋，当然还有吊红（山民叫柿子为吊红，我以为比之火晶，更为传神），我们就坐在树底下填饱了肚子。

四明茅镬、李家坑、杖锡、四窗岩，这一带是我的偏爱，它们的共性都是很古，少人工修饰，树是古的，村是古的，题额是古的，四明山心的摩崖石刻是古的，当然“四明”这个名字来源的四窗岩更是古的。这些年，我读过黄宗羲的《四明山志》，读过戴表元很多关于四明山的诗篇，读过沈明臣、徐爱、黄宗会的四明山游记。跑过余姚、奉化、上虞、嵊州的每一个四明山的山口。甚至到过胡兰成在胡村的家，《今生今世》所写的跟玉凤的娶亲之路，我都作了标记，感动于玉凤所言“我知是你在跟前”这样的信任。我曾有心写一篇关于四明山的大文章，为此还特意到上博看过顾园的《丹山纪行图》，惊叹于元人所绘白水冲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樣子。今天就这样逸笔草草吧，作为这个秋天的纪念。正如良宽所写：

作为纪念，留下什么好呢？春是樱花，夏是杜鹃，秋天是红叶。我们一整天看的，便是满山红叶，在这个美丽的秋天的四明山。

了一个念头：干脆直接从“车”上双脚跳下，这样就不需要再扶什么东西了。——我这么想着，念头就指挥了身体。我忽然一跃而起，就蹦开了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平衡车是滑的，在我发力的瞬间，它不平衡了。只一瞬，我咣当一声，就直直地躺在了水泥地上。一秒钟都没有，就这么凭空重重一惯。

我根本反应不过来，只有瞬间的感受：先是腰咣当一声，紧接着是后脑咣当一声，身体和头同时麻木了一下。

我就这么躺在了地上。我想我摔下的那一瞬肯定是丑陋的。

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刚才的决定是错误的，并且瞬间就付出了代价。我躺在地上，将身体侧了侧，嘴里啊啊啊啊了两声。孩子的爷爷也被这突然的一幕惊住了。他远远地看着我，说：“不要紧吧？要不要叫120？”

我躺在地上，口气中充满了抱歉：“不要紧不要紧，我躺一会儿就起来。”

孩子爷爷说：“这东西非常危险，上次某某跌下来，小拇指跌骨折了。”他说出一个名字，我没能听清楚。

我躺在地上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感觉还好。我躺一会儿就起来。”可我说这句话时内心却充满后悔：实不该做不是自己年龄该做的事情，这就是不稳重的表现。平时自己散漫惯了，总以为自己还年轻，总想人要有童心，多点好奇

心，宁愿多些天真也要少些世故。

这下好了，天真和好奇的代价，就是这“咣当”一下。要是后面有东西，石头或是台阶什么的，后脑勺一下子上去，就起不来了你怎么办？如果一下子真过去了，也好了，过不去，瘫了咋个弄？

我这后悔呀。其实不仅是后悔，更多是羞愧。这是自己一贯“轻浮”所付出的代价。

我还是慢慢起来了。起来后虽然仍感到有些懵（也许是心理因素），可还是慢慢走到家里。可是心情却好不起来。先是不敢给老婆讲。讲了反会挨一顿臭骂：为老不尊，活该！

是啊，为老不尊。可是为老尊了，处处老成，什么也不敢试，处处都怕出丑，稳重倒是稳重了，却少了好奇心，少了学习的机会（谁知道人的机会在哪？）。可自不量力，什么都想试，失败了，后果也是难以评估的。

我犹豫了半天，还是轻描淡写地与老婆说了，结果果然是挨骂。可毕竟老夫老妻的，疼还是疼我的，中午就给我炖了一只猪蹄，最好的肉都攘给了我，之后又煨过一只鸡，我的损失总算补回了些。虽说之后的几天仍感懊恼，可几顿美餐下来，也算是聊胜于无，给小小的心灵一点小小的补偿罢了。